

红色风暴丛书

“蛮牯佬”从军记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“蛮牯佬”从军记

刘正明 口述

梅德生 整理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南昌

“蜜 粘 佬”从军记

刘正明 口述 梅德生 整理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 4.25 字数 110,000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

统一书号: 7110·365 定价: 0.40 元

说 在 前 面 的 话

人生的道路，既窄、又宽，既曲、又直。

一个刚跨进社会的人，也许会说：人生是一个危险的陷阱，处处充满着矛盾，处处充满着斗争；也许会发现，自己的理想总是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、所吞噬、所毁灭，于是，他常常陷进痛苦的深渊，……

然而，当他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生活的考验后，他就会发现：人生原来是美好的，矛盾与斗争、艰难和困苦都只是炼金的烈火，生活随时都在准备着将胜利的花环奉献给意志坚强的人。……

做一个意志坚强者吧！

——这就是我对刚走上生活道路者的祝愿。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

楔 子…………… (1)

第一章 一场欢喜一场羞…………… (6)

真假鸳鸯情…………… (6)

要有本领就得学…………… (11)

枪…………… (15)

好心犯了大错误…………… (18)

无声的谴责…………… (21)

第二章 同志之间…………… (25)

当兵就得象个兵…………… (25)

眼前的“出息”…………… (29)

骆驼变不成猴子…………… (33)

娃娃头…………… (39)

“孙悟空”显神通…………… (46)

如此连长…………… (51)

教 训…………… (58)

一“好”盖三“丑”…………… (61)

第三章 扩红路上…………… (65)

假“诸葛”吓走真“司马”… (65)

被撕裂的心…………… (68)

尴尬人与尴尬事…………… (73)

	风波骤起……………	(77)
	心诚石自开……………	(81)
第四章	血永远是热的……………	(84)
	一个不废的人……………	(84)
	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……………	(87)
	这里也有漩涡……………	(90)
	身正不怕影子斜……………	(94)
第五章	啊! 母亲的怀抱……………	(101)
	选 择……………	(101)
	风雨同舟……………	(103)
	花马田一夜……………	(105)
	革命情谊……………	(110)
第六章	真正的考验……………	(116)
	飞来横祸……………	(116)
	没有枪声的生死搏斗……………	(118)
	老资格的“新兵”……………	(122)
	摸“老虎屁股”……………	(124)
	征途漫漫……………	(127)
后 记	……………	(129)

楔子

我这个人呀，生来就有点“蛮”。

这蛮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也说不清楚。也许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，也许是生活本身教给我的，反正，我就是“蛮”。

我从小就泡在苦水里打滚。爸爸在我刚满两岁的时候就死了，妈妈拉扯着我们兄弟几个去讨饭。人家总是用白眼盯着我，我也就死劲地瞪起眼睛“回敬”人家。妈妈用手指头往我头上戳，说我是个“连讨饭都讨不到的人”。我不管，讨不到就讨不到，饿肚子就饿肚子，反正，我不能看别人的白眼。

有一次，我同哥哥去河边扛水。路很长，我年纪又小，扛不动，不得不走几步就歇一肩。一群同村的孩子正在村外用小竹子做的“水枪”打水仗玩，看见我们停在路边，就一齐围上来，要抽我们水桶里的水。我年纪比他们小，可并不怕他们，赶忙把水桶遮住，就是不让他们抽。

一个名叫聪俚的小孩，瞅空子从水桶里抽了一筒水，射了我一头一脸。

我火了，抽出扁担就打他。聪俚拔脚就跑，一边跑，一边回头骂我，不留神，被荆条绊倒，把头磕破了，哭着跑回家。聪俚的娘是我们村里有名的“泼辣婆”。我刚回家，她就牵着聪俚骂上门来，大叫大嚷着：“花朵朵（我娘的小名），看你家那个有爹有娘养、没爹没娘教的么狗（我的小名）把我家聪俚打成个什么样子了！”又指着骂我，“我家聪俚是踩了你的尾巴，还是捋了你的肠头，要挨你的打？”说着，往我家门槛上一坐，撒起泼来。

娘拎起一把扫帚就照我头上打。打得倒不痛，但我气得很苦：明明是聪俚自己跌了跤，为什么硬要诬赖我呢？于是，我捏着拳头

窜上去，捉着比我大得多的伶俐真地打起来。

自然，娘把我拉开了，结结实实地打了我一顿，而且是真打。我头上被娘的扫帚打起一个包，可我还是不服输地顿着脚说：“我没打他。谁要是说我打了，我就真打，反正我不受冤枉气！”……

因为这一类的事，村里的左邻右舍、七姑八舅都说我“蛮”，把我叫做“蛮牯佬”。

又有一次，我同哥哥一起去捡禾串谷，好不容易捡了十多斤后，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。在路上，逢着村里一个绰号叫“巫鬼仔”的家伙。这“巫鬼仔”家里有几十亩田，却小气得不得了，平日里一个钱巴不得掰成两半用；他家里虽然年年要晒几十斤腊肉，却连老婆子女都不让吃。这个小气鬼看见我们篮子里装着十几斤谷子，鬼眼珠子一转，便一把把我们的篮子夺去，硬说我们偷了他禾桶里的谷。

我气坏了。谷子全是湿的，明明是从地里捡来的嘛，怎么能说是偷的他家谷呢？我窜上去，抓着“巫鬼仔”的衣服就撕。“巫鬼仔”推了我一跤，把我的膝盖也跌破了。我站起来，咬着牙又冲上去，一边说着“你诬赖人，你诬赖人”，一边撕他的裤子。

这吝啬鬼生怕我把他的裤子撕破，赶忙把篮子丢在地上，撒丫子就跑，……

因为这一类事，村里那些“体面人”也说我“蛮”，还断言我这样蛮里蛮气下去，将来准是个“没出息”的。

他们说我没出息，我偏要争这口气。八岁那年，我就进山拜师傅学做篾。

我的师傅也姓刘，脾气很凶，是个开口就骂、动手就打的人。他常常说：“菩萨子是用斧头雕出来的，徒弟子是用篾片打出来的。”我的脾气蛮，常常顶师傅的嘴，挨打也就特别多，经常被他打得左一道青痕、右一道伤疤。有一次，我们在肖屋祠堂的肖驼仔家里做篾，师傅叫我把天井里的篾渣捡起来给他。我没听清楚，捡了一把篾片给师傅。师傅立刻大怒，随手从身边抽出一根篾弓，

照我头上打下来。我赶忙用手一挡，锋利的箴弓便在我手上拉了一条二寸多长的口子，血象箭似的直往外射。按照师傅带徒弟的规矩，即使师傅把徒弟往死里打，徒弟也不准还手。但我却忍不下这口气，等师傅抓把香灰把我的伤口裹好后，我就抓起一把箴片往师傅头上摔过去，一跺脚，溜到后山上躲了一整天。

其实，师傅也是个泥巴塑的阎王。他怕我真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家找他要人，无法交差，便央求肖屋祠堂的人帮忙找到我。从此以后，师傅再也不敢发狠打我了——他怕我蛮气发作，会搞得他下不了台呢。

这件事使我更尝到了做个“蛮怙佬”的甜头，我心里想：人就是要蛮点好。蛮了，人家才不敢欺侮；要不，穷人哪得活。

正因为我有这样一股劲，所以，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南国城乡时，我便参加了“工人纠察队”。大人们都说我不知道“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”，我可不管这些，照样劲头勃勃地抓土豪游街。谁知革命刚开头，蒋介石就背叛革命，把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镇压了下去。……

就在这当口，我们村里传出一种说法：世道还要变。据说是有人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凤尾山上，亲眼看见凤凰抱窝；还有人说，我们这一个团村的风水，都在村前河边狮子堰那个地方。今年狮子堰被大水冲开一个口子，这叫作“狮子开口”。这些，都是世道要变的征兆。果不其然，就在这一年秋天，毛委员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。我的家乡炎村属永新县管，离井冈山不远，是个穷得狗都不屙屎的苦地方。所以，大伙儿听说当年搞农民协会的毛委员来了，就又跟着轰轰烈烈地闹起来，一时间风风雨雨的，闹得世界翻了个兜，不仅菩萨不时兴了，而且乡里那些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“老爷”、“圣人”，也一个个变得灰不溜湫、勾头勾脑的，而我们这些泥腿子却都神气起来。就拿我家来说吧，不仅借地主刘德香家的两百多元阎王债据给点起一把火烧了，而且后来还分了田、分了“浮财”——这都是我们这一辈子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啊！因此，

我同哥哥在工人赤卫队里干得更加起劲了。

正当我觉得天老爷开了眼、生活有了奔头的时候，哪曾想，我们家又遭了次劫。

一九二八年七月，国民党第六军胡文斗部，第三军王钧、金汉鼎部在“会剿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途中，血洗了我的家乡炎村，白狗子同反动民团一起，牵走了我家的牛，砸烂了我家的锅，还把我哥哥同四十多个乡亲一起杀害。

那天，我躲上了山。晚上，我噙着眼泪埋葬了哥哥后，被娘和我家三叔死守住。他们知道我的脾气蛮，怕我为哥哥报仇心切，铤而走险。娘扯着我的衣袖，哽咽着说：“么狗，我们认了这条命吧！八合米的命，怎么也满不了一升啊！这个‘命’，我看是‘革’不得的了。”

我四叔认得点字墨，怯弱得像个糯米团子，总是喋喋不休地引导我说：“伢崽，忍着点吧！心字上面一把刀，人就是要忍；不忍，就活不下去啊！……”

可我啊，眼前只有晃来晃去的血，为哥哥收尸时的情景还在眼前：哥哥倒在一大堆重叠的尸体中，浑身被剥得赤条条的，手指粗的绳子嵌进肉里，颈脖子上挨了一刀，满头满脸都被淤血糊住。……哥哥，你苦了一生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难道这也是“命”吗？——难道说，只有死路一条，才是穷人的“命”？

不，我不相信这个命！在这种世道里过日子，一个人就是要蛮点才好。尽管三叔在一旁死劲地拉着我，我仍然抓起一支梭镖，跳呀、叫呀：“放开我！这日子反正过不下去了，我同狗日的拚掉，我当兵去！”

娘听我说要去“当兵”，哭得更厉害了。四叔赶忙把我拉到一边说：“伢崽，你千万起不得这种念头，你这个脾气，根本不是当兵的料。”

我什么都不顾了，瞪起眼睛叫：“用不着哄我。当得了兵也好，当不了兵也好，反正我要去当兵。这条命拿出去拚掉算了！”

娘见四叔压我不下，一横心推开四叔，站到我面前说：“你要当兵去，就先把娘杀掉！娘生你们几个，你哥哥刚死，你又要走，我还活在世上做什么？你杀了娘，娘随你往哪里走都行。”说着，娘就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。

四叔放下脸来说：“幺狗，你也是个十八、九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？你即使要走，也得等成了家，给你娘留下条‘根’再说呀。你娘身体这么亏，你怎么还伤她的心呢？”

我这个人，脾气虽然是硬的，肚肠却是软的。只要别人把话说得合情入理，我的蛮脾气也就发作不起来了。听四叔这么一劝，我不得不打消马上去投红军的念头。

可是，也就从这时开始，我拿定了一个主意：只等娘的身体好一点，就去投红军，谁也休想拉住我。”

第 一 章

一 场 欢 喜 一 场 羞

真 假 鸳 鸯 情

一九三〇年。

正是一年一度的桃花汛期，凤尾山上的杜鹃花开了，红得象鸡冠；狮子口堰上的梨花也开了，白得像面团。布谷鸟声声催，人们在浸血的土地上插下新秧。春天使大地复苏了。

这一年，好消息似乎特别多。井冈山上的红四军，自一九二九年初由毛委员、朱军长率领着到达赣南、闽西之后，就不断传来攻城陷地的捷报；红五军在彭军长率领下，也接连打胜仗，使赣西一带的革命越闹越红火。特别使我感到兴奋的好消息，是红军正在扩军。自开春起，区苏维埃政府就展开扩大红军的宣传工作。我要为哥哥报仇雪恨，便下决心要去参军。娘的身体虽然还不见好，但如今家里有二妹子在，是会尽心照顾她的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一想起二妹子，我那坚如磐石的决心就有点动摇。

二妹子是我的堂客，是个过门只有十多天的新媳妇。娘是在匆忙之中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：自从区苏维埃政府开展扩大红军的宣传后，娘见我心神恍惚，猜出了我的心思，就象丢了三魂、去了七魄似的，到处求签拜佛。有一天，我们村里来了个“仙姑姐”，娘就象逢上了救命菩萨似的，赶忙把她接到家里来给我相命。

那“仙姑”其实是个老太婆，却一身打扮得花里花俏。她装神扮鬼地胡弄了半天，摆出一副天上人间事都知晓的鬼样子，看看我的指纹，大惊小怪地说，我的命相是“九箕一箩，骑马过河，小庙不能留大神，要留就得人缠脚”。我听了这话只觉得好笑，娘却急

得火烧眉毛似的，到处托人相亲，要找个“缠脚”的人回来。后来由一个我学篾时的师兄撮合，居然在他外婆村里相中了这个二妹子。娘高兴得不得了，头一天攀亲，第二天就不声不响地把人接回门。

二妹子进门的那天，我正从山上破篾回来，在路上碰到了我大伯的儿子气牯佬。气牯佬老远老远就咧嘴做怪脸，一蹦一跳地跑到我面前，用手掌合成个喇叭的样子，对着天上唱道：“哪哩哪哩啦，新郎倌回来啦。”

我以为气牯佬拿我开玩笑，捏着拳头吓唬他：“你骨头发痒了？邪到我头上来啦。”

气牯佬拍着巴掌说：“我才不邪呢。新娘子在屋里等着你呐，你不请我吃酒，还请我吃拳头？”

我闷着头走回家，见门上真贴了个大红“囍”字；走进门里，又见个盘着髻子、脸皮黄腊腊的妹子坐在灶前烧火。她抬头见我走进屋，脸一红，赶忙勾下头去。很明显，她就是我的堂客了。我心里不高兴，脸马上黑下来，象一截树桩似的往娘面前一站，又恼又怒地说：“娘，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呀？”

娘喜孜孜地把我往二妹子面前推，说：“快，见上一面。好夫好妻，欢欢喜喜，百年到老，不分不离。”

我一甩手说：“不，我不要老婆。”

娘拿锅铲往我头上敲：“木脑壳，你想气死娘啊？娘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再死心眼、再蛮，也总不能不要老婆子女呀。”说着，娘又呼噜噜地哭起来。

见我娘哭，坐在灶边的二妹子也哭起来，哭得好伤心啊！我这个人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别人哭，特别怕我娘哭。娘一哭，我的心软了。娘把我拉扯大真不容易啊！她确实是一心一意为我好，也想为祖先传下香烟后代，我凭什么指责她呢？想到这些，我只好缩到一边不吭声。

就这样，这个二妹子在我家住下来了。

刚成亲那阵子，我不理睬她。后来，听我娘唠叨，才知道二妹子也是个苦人家的女儿，自小就当童养媳，挨打挨骂的苦楚比谁都受得多，硬是个用眼泪水泡大的苦人儿。既然同是一根藤上的苦瓜，我还能硬着心肠把她推出门去吗？慢慢的，我发现这个二妹子人虽长得漂亮，心肠却特别好，不管是对我娘，还是对我，既体贴，又温存；自她过了我家门，灶前灶后、屋里屋外的事差不多全是她包了，什么事都安排得熨熨贴贴、有眉有眼，能干得很。因此上，我喜欢起她了，结婚十多天来，我俩过得甜甜和和的，就象那年画上画的一对鸳鸯鸟，相依相偎、难分难舍，棍子也打不开呢。

现在，我要是参军走了，撇下过门才十六天的她，她会怎么说呢？

五一节那天，区苏维埃政府在西陂洲召开报名参军大会。由于当时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正忙着准备大混战，顾不上打红军，苏区的斗争得以发展，闹得热火朝天，形势特别好，所以报名参军的人非常踊跃。我看见一个又一个伙伴跑到招兵的红旗子下报了名，戴上大红花，心里真象有几百只蚂蚁在咬啊，好几次想站起来跑向主席台，可一想起娘和二妹子，我的脚就发软。一直到大会散场时，我的心里还象一团乱麻似的，理不出个头绪来。

回家的时候，我看着报名参军的人欢天喜地地前往区政府，就在心里骂自己：你真不争气！本来是个蛮里蛮气的人，怎么也变得婆婆妈妈、情长情短了呢？过去牵挂着娘，如今牵挂着老婆，以后还要牵挂着儿子，哥哥的仇还要不要报了？命要不要革了？不行！大丈夫说话要作数，今晚先做一做二妹子的工作，做得通也好，做不通也好，反正只有一句话：非走不可。

这天晚上，我很早就上床躺着编词句。可偏偏肚子里没有货，总编也编不顺溜，几次想开口对二妹子说，话到嘴边又溜回去了。就这么翻来复去的，一直到鸡叫头遍，还没想出顺溜的句子来。二妹子见我总睡不安宁，便坐起来问：“你今天怎么搞的，鸡叫头遍了，还不睡哩。”

我心里有点发慌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二妹子，你、你说革命好不好？”

二妹子不知我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，茫然地回答：“革命当然好，不是革命，我们怎能到一块来呢？”

我一听她的话答到了路上，便单刀直入地说：“我早就想去当红军，这两年给娘绊住了脚。现在你到我家来了，家里的事你挑着，我明天去报名，怎么样？”

二妹子见我说出这样的话，脸上立时变了色，拿被子把脸一蒙说：“该死！早晓得你要当兵去，我就不到你家来了。结了婚才几天你就要走，还过什么日子呢？”说着，她“哇”一声哭起来。

我生怕她的哭声惊动了娘，又不知怎么劝她，便用手捂住她的嘴，说：“你再哭！再哭，我马上就走，一句话也不跟你说了。”

二妹子知道我的脾气，不敢大声哭了，只是伏在床上嚤嚤地哭，肩膀哭得一耸一耸的，边哭边诉：“你这不是存心叫我守活寡吗？”

我推推她的肩膀说：“你这话说差了。你不让我走，才真的要守寡呢。你想想，我们全家都参加过革命，万一白狗子回来了，他们会让我活吗？哥哥老实做人一辈子，还不是死在他们手上。要是白狗子回来砍了我的头，你不真的要守一辈子寡吗？”

二妹子用被子把头一裹，躲在被子里放声哭起来，任凭我怎么，也不理睬我了。我知道自己嘴笨舌笨，不是块耍嘴皮子的料，就干脆坐在床沿上，盘算起自己的主意来：说她不通，只好来蛮的了。明天一早，管它三七二十一，走他娘的。……就这么想着想着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睁开眼一看，二妹子还在被子里嚤嚤地哭。唉，女人的心肠，真是眼泪水做成的，没办法。我披上衣服，走到娘的房门边，故意说要赶早捡狗粪去，然后背起个装狗屎筐子，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拿一件，就一溜小跑，赶到区政府报了名。

这次来征兵的部队是县独立团，团长兼政委是刘子锐同志，整个

团全是永新人。由于参军的人数太多，虽然动员了三分之一的人回去，也还多出了几百人，无奈何只得将原定三个营的编制改成四个营。我到区政府报名的那天，除看见许多后生男子争着要当兵外，还有五、六个年轻妇女也报了名。她们大多是因为不满旧式婚姻才来当兵的，我们村雅德的老婆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些妇女的决心一点也不比男子汉小，一到区政府，就把头上的辫子、发髻给剪了。报名的第二天，雅德跑到我们的驻地谭陂来，想把老婆拉回去。哪晓得他老婆生死不肯同他见面，气得他边找边骂，把我们这批新兵骂起了火，一齐把他轰跑了。

我娘和二妹子那天上午也来了。娘泪流满面地要我跟她回去。我硬着心肠说：“我已经报了名，就是队伍上的人，回不去了。家里好歹有二妹子照应着，等打了胜仗，我再回来看娘吧。”娘听我这么说，哭得更凶了。二妹子也跟着哭。好在她们都知道我的主意一定，就是十头牛也休想拉回头，也便死了心。于是，二妹子一边哭，一边把手上的蓝布包解开，从里面拿出一床烂被套、一条补满补钉的裤子和汗衫，一起塞到我手上，哽咽着说：“你安心打仗去吧，只是不要忘了，我和娘在屋里等着你。还有，到部队上，比不得在家里，你那脾气也得改一改，……”娘听二妹子这么说，知道事情无法挽回，直哭得背也驼了。

目送二妹子搀着腰背佝偻的娘一步步往村外走去，我的心里简直像滚油在煎。我脾气丑，但绝不是无情的人。人都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，我如今是真正地尝到了这种滋味。

是我不爱二妹子吗？不，一夜夫妻百日恩啊！更何况，她知轻重、嘘寒问暖，是一个难得的贴心人。

是我不爱我娘吗？不，娘辛辛苦苦地把我们兄弟几个拉扯成人，为我操过多少心，又为我们担了多少惊啊！更何况，她已经失去了一块心头肉啊。

可是，正因为她们爱我，我也爱她们，我才只能有这样一个选择：拿起枪打白军。

望着远去了的娘，我趴在地上磕了个响头，口里喃喃地默念着：“娘、二妹，等革命胜利了，我再回来伺候你们！”

要有本领就得学

在悠扬的唢呐声中，在人群的簇拥下，我们这群新兵从谭陂赶到县城参加集训。望着那将近一里路长的欢送队伍，听着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，我不由得笑出声——想不到我也当上了“正规红军”，真够劲啊！于是，第一次看见红军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中——

那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情。当时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，我们正在泄气，却听到人说井冈山上来了一支兵，叫做“工农革命军”，都是些会“飞”的兵，不仅能“飞”檐走壁，而且刀枪不入。我听了觉得稀罕，真想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“飞”的。可惜一次也没逢上过。这年十一月间，我的三奶奶死了，我跟着去送葬。我们刚刚出村，忽然有人大喊“兵来了，快跑啊”。我连身上的孝衣孝帽也顾不得脱，就赶忙往田里钻，躲在蚕豆丛中，一声也不敢哼。直到我大伯的儿子气牯佬来叫，我才知道来的兵就是工农革命军，是“自家人”。

我很想见识见识那些会“飞”的兵，就跟着气牯佬跑到村头，见有四十多个“大兵”正坐在田塍上，一个挺和蔼的“大兵”正在同我叔叔商量，想在我们村里讨口水喝。听气牯佬说，这个挺和蔼的“大兵”是个不小的官儿呢，他们都管他叫罗连长，可以管上百人。我听说这么大个官儿还向老百姓讨水喝，觉得太不象话了，赶忙拉我叔叔回村，用做丧事的米煮了一锅饭，扛到后山去。谁知这些“大兵”一口饭也没吃，只喝了些米汤就走，还硬丢下一块银元，作为买米汤的钱。

那天，我感到很失望，因为没有看到一个“大兵”是会“飞”的。但又感到一种满足：那个罗连长真有气派，待人真和气，真象个“自家人”，难怪村里几个老太婆都说他们有些象“菩萨兵”呢，